

在地下室里(小说)

□王念平

给我家送水的送水工换人了，原先的中年男子换成了一个毛头小伙。第一天，小伙子来送水就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准确地说，这个年轻送水工给我的好印象要从一本书说起。他来送水时，我并没在意他，只知道送水的人是个年轻面孔。他见到我，礼貌地点了下头，放下水桶，解释说，原先给我家送水的那个中年送水工回了老家，今后就由他负责给我家送水。我淡然地说：“好的。”也许是赶时间要给下一家送水，他给脚上套好鞋套，不等我发话，就抱起水桶进了门，撕掉水桶出水口上的一层胶纸，轻快地将水桶放上饮水机。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他怎么冒冒失失就往屋子里闯呢？看来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缺失做人的起码素养。就在我准备提醒他以后要注意这类常识时，只听啪的一声，一本书从他的裤兜里掉了下来。他刚才在弯腰时不小心把书挤出了裤兜。掉在地上的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看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刻，我不由得打量起了他：年轻的脸庞，挺直的鼻子，眼睛里闪着诚恳的光。上身穿一件橘红色的工作服，下身配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显得很精神。特别是上衣两个肩膀的位置，由于经常扛水桶而磨损得厉害，明显起毛泛白了。总之，他浑身散发的勃勃英气，那身旧工作装岂能遮蔽得了？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的脸红了起来，赶忙弯腰捡起书，然后用恳求的口吻说：“大叔，可以给我找个塑料袋吗？我想把书装起来，免得弄脏了。”我给他找来了一个塑料袋。他接过去，谢过我，把书装进去，绑好袋口，小心翼翼地插进牛仔裤的裤兜里。因为裤兜不够深，书露出了一部分。我把水费递给

他。他把钱装好，向我道谢后，提着一只空水桶，噤噤地下楼去了。

我从来没有留意过外卖小哥、快递员和送水工这类新业态从业者。他们靠跑腿拼速度谋生，在城市里穿街走巷，普通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但奇怪的是，今天我竟然发现了这个送水工的可爱来。难道说，是因为他裤兜里的那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改变了我对新业态从业者群体的看法？想来想去，这是唯一的因由了吧。原先那个中年送水工每次送水来，我总让他把水桶放在门口，自己吃力地抱起来放上饮水机。他则站在门外，看着我完成这个动作。小区里张贴着“安全防范靠大家”之类的温馨提醒，况且现今流行“不和陌生人说话”，我从来都是这些忠告的诚实执行者。近三年来，那个中年男子每次送水来，我和他都始终保持着距离，货款两讫，人走关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第二次，小伙子来送水的时候，并没有像上次那样鲁莽地进门，而是把水桶放在门口，笔直地站着，等待我的交接。真不凑巧，我因为前一天锻炼时扭伤了腰，抱一桶水也力不从心了，只好请他帮我把水桶放上饮水机。说真的，自打第一次看见他，我对他已经解除了防范之心。他向我点下头，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双鞋套套在脚上，然后提起水桶，走到饮水机前，撕掉水桶出水口上的一层胶纸，双手托起来，在半空中麻利地把水桶翻了个身，轻松地放置在饮水机上。做完这些之后，便自觉地退到了门口。奇怪，上次他难道真的是急着要给别人家送水，所以一时间忘记了礼仪？一边想，一边看着他做完这些，我又下意识地去看他的裤兜，显然，那裤兜里分明装着一本书。这

时，妻子拿了一听可乐走过来递给他。他没有犹豫，接了，说声谢谢，打开瓶盖，大方地喝了两口。我让他进屋坐会儿。他说不用客气，他还要给客户送水。说完，一手提起空桶，一手拿着可乐，向我们点头致谢后，转身下楼，楼梯间很快传来轻快的脚步声。

渐渐熟悉了，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高中毕业后就出门打工讨生活了，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赚了钱后回老家造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像村里的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过一种平淡安逸的生活。到城里后，他先后在酒店、卡拉OK厅做过保安，但干了一年就离职了，此后改行做了送水工。做送水工虽然工作很累很单调，但晚上还有属于自己支配的自学时间。在我的请求下，他带我去了他的出租屋。那是一间阴暗低矮的地下室，他以低价租下了几年的居住权。他说，在这里住上几年，他应该可以实现他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在这里，不光看到了一个书的世界，也联想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他说他正在攻读某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商业管理专业，他的目标是几年后拿下自考本科文凭，然后再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长久的规划。他说得很自信，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不感动。我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年轻人肃然起敬了。

那天，我和他聊了很多话题。后来，老板打电话说客户要水，他立即换上旧工作装，把一本书装进裤兜，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大叔，谢谢你肯花时间倾听我的故事！”走出地下室，他向我说声抱歉，骑上三轮车，缓缓地蹬了一小段路，然后回过回头来，真诚地向我挥了挥手，随后伸直身体，脚上加一把力，一阵风似地远去了。（作者系上海市普陀区融媒体中心编辑）



它是另一种荷叶
在我的书桌上绽放
它的绿意，延伸到我的笔墨里
我所描述的，是它所爱的春天

每一滴露珠都善于悬停
善于映照我，靠拢我
或许是我体内住着一
条河流
在我抬眼时，会有一只蝴蝶飞过
书房里的季节得以更替

我望着窗外，几树桃花开放
一些年轻的孩子，在土坡上放风筝
他们被绿意托起，被生活环抱

植物在我体内生长

我模仿的鸟鸣
落入我轻盈的湖泊
静静的，像柳叶轻拂

一些阳光，描述着茂盛的日子
描述着我翻种的花园
雨水沿着屋檐滴落

我已经撑起手中的伞
去遮盖我的粮食，然后坐在门前
看这些嘈杂而寂静的事物

我一个人生活
在土坡上假装熟睡
任由植物在我体内生长

飞过那片柔软的天空

春雨过后，阳光描述得更加细腻
柳枝柔软，河流也饱满起来
梧桐树上的鸟巢更加清晰

那些没有被抚摸过的词语
都成了新的枝丫
一些善于鸣叫的鸟儿，荡漾起来
飞过的地方汇聚成河流

即使不再年轻
我依旧想和它们一样，跳跃
飞翔，飞过那片柔软的天空
找到新的土地和春色

（作者系北京爱心万里公益基金会理事）

我体内住着一 条河流(外二首)

□林剑勤

病中琐记

□马志兰

甲状腺结节被诊断出来有十多年了。在宁夏，因饮用水的水质和土壤碘缺乏，这个病太普遍了，不少人都有这个病症。况且医生说并无大碍，良性，较小，定期复查关注即可。就这样，我抱着无所谓也无所畏惧的态度去对待它，相安无事地度过了十多年。去年体检时，发现它长大了不少。我不去关心它，关注它，治疗它，并不代表它就停止不动，十多年来它一直都在不断地生长，作为对我无视它的报复。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复诊，医生说已临界癌变，建议手术。我未置可否。人体上的器官和组织不知凡几，就这样的一个结节，十多年都相安无事，不痛不痒，你说癌变就癌变？我决定回去。无奈家属上了心，反复催促。三个月后再次复查，又长大不少。这样看来，非认真对待不可了。

是否手术，也不是立马就能做出决定的。此前我做过两次其他方面的手术，心有余悸，怕痛苦，切除一块人体组织，破坏一大片，怕留后遗症。这样一个表面阳光但内里千疮百孔的肉体凡胎，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但思前想后，还是必须要做，心理作用比感觉不甚明显的病症更折磨人。

请假。奔向几百公里外的西安，去投医问诊。我原以为是个小手术，简单检查，很快上手手术，再休息一小段时间，然后康复。没想到过程是那样繁复。核磁、B超、心电图、喉镜、抽血化验、尿检，开了一大堆单子。而这些检查都要排队，有些检查排在了半个月之后。而我只有一个月的假期。

我打起了退堂鼓，但家属不同意。迟早非做不可，推到什么时候？

想尽办法找人，人托人，再人托人，将排时最长的核磁提前了一周。于是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宾馆等待，少部分时间跑医院检查。寒冬，万物萧条，无景可看，病在体内，哪有心情在这十三朝古都闲逛。追剧成了最好的消遣，浑浑噩噩中度日如年。

八天以后，终于做完了所有检查，又被告知手术前还要做活检。活检倒是做得很快，毕竟爬沟过坎到这一步的病人已是少数了。急不可待，赶紧做手术吧。折腾这么久，我对手术的恐惧已经被时间的浪费所替代。可是脖子上被穿刺的疼痛未退，又被告知结果一周后才能出来。心态几近崩溃。一个月假期，半数已过，却连手术台的边都没挨上。怎么办？再回过头找之前帮忙的人去问能不能提前？被告知这个真的不能提前，细胞要培养，要检测，急不得。

就是说，我原本对它无视的那个结节的内部组织，活跃了十多年，生长了十多年，现在还要再在器皿里培养七八天，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确定它的性质。

晴天的下午，家属说我带你去大唐不夜城吧，你看你都快发霉了。于是我们乘地铁去了大唐不夜城，但我兴味索然。有什么心情去看一座现代修建的仿古建筑群？有什么情绪穿越到一千多年前去感受盛世繁华？大唐盛世既挽救不了马嵬驿那个天生丽质的美人性命，同样也消除不了我甲状腺内的结节。

结果终于出来了，良性，切了就行。又排队办住院。早上7点我就去了住院部。有好多人比我们起得还早，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都是等待住院的。走廊里长长一条线。值班护士见怪不怪，让我们隔着一道门等候，取号，等着看是否有空出的床位。有些人带着沉重的行李，有皮箱，有编织袋，场面倒更像劳务市场。

焦虑中到了10点钟，如蒙大赦，住进了病房。感觉自己真是个幸运儿，中了奖一样。手术安排在中午11点。煎熬了十多天，终于躺在手术台上，白炽灯刺得眼睛发痛。医生护士围着我，像一群戴着面具的白色幻影，手里举着银光闪闪的器械。麻药注入血管，颈部麻木肿胀的感觉逐渐蔓延。医生让我仰面头向下悬挂，期间不能吞咽口水。我想起了案板上张着嘴等待下油锅的鱼。庆幸的是，甲状腺上那个瘤子，终于要离我而去了。

术后只能住院半日，次日就要腾床位出院。我的喉咙里仿佛塞了块火炭，吞咽时尤其。我只好让自己睡去，梦中见自己变成了一株植物，根须扎在病床上，枝叶却拼命向窗外伸展。醒来时，窗外寒风凛冽，喉间像是堵着一块石头，四角尖锐。

回家，亲友连续数日来探望。众人散去，家中静极。家属上班去了，孩子住校，唯我一人与四壁相对。电视终日开着，只为听个响动。有一天，我偶然在网络平台上翻到美国电影《冷山》，便投屏观影。这是根据查尔斯·弗雷泽同名小说改编的，由我很喜欢的女演员妮可·基德曼主演。影片讲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故事，男主角穿越战火归乡，只为见心上人一面；女主角独守冷山，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一方天地。这个故事离我何其遥远，又觉得如此亲近。我忽然觉得，每个中年人都自己的英曼与艾达，在生活的战场上且战且退，却又固执地守护着什么。

电影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艾达弹钢琴时，琴键已经破损，音调亦不准了，她却仍坚持弹奏。这场景使我眼眶发热。我的甲状腺少了一块，身体也毛病百出，可日子还过得下去。或许每个人都是如此吧，带着残缺生活，却要装作完整的模样，故作坚强。

病中时间过得极慢。晨起时看表是7点，再看时以为过了许久，却才7点20分。我躺在床上，数着天花板上的斑纹，竟有7条之多，蜿蜒如人生的歧路。手机里工作群消息不断，我看似寂寥的日子并不平静。

午后阳光斜射进来，我试着读本书，却总难集中精神。拿起一本，翻几页便放下；又换一本，亦是如此。想起年轻时通宵读书的劲头，恍如隔世。随着生活的磨砺，我们的注意力已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再难拼凑完整。

一个月以后，不管痊愈与否，我都决定去上班。工作上的事情一大堆，也要顾全自己的自尊心。日子就这样在平静中度过。时过两月，一日上楼，我左腿抬起时清楚地听到一声闷响，疼痛直冲脑门，身体动弹不得。我被家属背回家中，脚不能落地。晨起时发现腿肿了，青紫一片。视频问诊医生朋友，他也看不出是腿筋受伤还是肌肉拉伤，建议去医院检查，不可大意。能肯定的是骨头无碍。去了医院，被轮椅推着，感觉特别搞笑，也十分难堪，于是戴上口罩，遮挡颜面，以防遇到熟人。

检查结果是韧带拉伤，筋骨无碍，只是要休息数周。我心中焦急，却也只能遵照医嘱。羞于再度请假，挣扎着去了单位，结果却疼痛加剧。只好向领导如实说明情况。领导几句体谅的话，倒让我不由得抽泣起来，说什么坚强如钢，实则软弱排山倒海。

病至第十日，终于能稍在家中慢慢行走。我一步步挪到窗前，见小区人来人往，孩童嬉戏，老人晒太阳，一派祥和。这场病像一块石头投入我生活的池塘，激起几圈涟漪，复又归于平静。我想起《冷山》的结尾：艾达带着英曼的孩子，在重建的农场里生活。战争摧毁了一切，但生命仍在延续。我的病痛终将过去，生活的战役却不会停歇。被生活裹挟着前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窗外，久盼的雨终于点点落下，小园中那几棵月季在风雨中轻轻摇曳，即将开花，绽放美丽。我摸了摸脖子，伤口已隐约不见，但它将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如这病中的日子，终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作者系宁夏固原行政单位公务员）

■点评

「微光」里的人间烟火

□潘凯雄

出现在“微光”版上的4位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借用现在的“潮”词儿，或许都可归入“新大众”写作。不过，对我这个读者而言，作者的“新”与“老”以及他们的身份并不那么重要，唯有作品的品质才是考量的唯一尺度，具体地说，也就是写的什么和写得如何。

小说《在地下室里》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看到主人公送水小哥的裤兜中插着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图书。原来，这位“小哥”之所以选择送水工这份职业，只是为了晚上的时间能够属于自己，以便在攻读下“继续教育商业管理专业”后再对自己日后的就业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诗歌《我体内住着一
条河流(外二首)》中出现了“那些没有被抚摸过的词语/都成了新的枝丫”这样的轻轻吟咏，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散文《病中琐记》记述“我”在身患甲状腺结节十余年后，因面临发生病变的嫌疑，对生活也有了新的观照。生命警报解除之时，“我”想起了《冷山》的结尾，并感慨“我的病痛终将过去，生活的战役却不会停歇”。

在散文《一碗姜汤》中，“六十又二”的主人公晚餐后“觉得肠胃胀胀的很不舒服，便想着出去走走，顺路去看看爹娘”。待征得家去，便有了83岁的娘“依旧不声不响地熬好姜汤端在我的面前”这样的细节。进入我们眼帘的这点点滴滴，也许正是你我日子中曾经遭遇过的琐琐碎碎，或许又是我脑海中已然闪现过的思思絮絮。凡夫子、寻常事、人间烟火、一地鸡毛，静心读来却完全可能引发你面庞轻轻一笑，或心灵微微的一动，或思绪短短的滞留。而这种种微妙的动静，用专业术语讲就是因作品而触发的共鸣，因艺术而导致的反应。短短千言，寥寥数语，能产生如此效果，亦恰是文学艺术魅力之所在。（作者系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晚饭后，我觉得肠胃胀胀的很不舒服，便想着出去走走，顺路去看看爹娘。爹娘的家距离我家只有20多分钟的路程。初春时节，外面的风有点凉。一路走着，不知是中午喝了凉奶的原因，还是下午吃了凉菜的缘故，肠胃里翻江倒海，隐隐作痛，半个小时后终于走到了爹娘那个小区楼下。

我按了门铃，娘开了门，第一句便问：“来得这么早，吃饭了吗？”我回了一声：“吃过了！”便低头换拖鞋。细心的娘看到了我的脸上有异样，又问：“你哪里不舒服吗？”我说：“没有，可能是喝了凉奶受凉，肚子有点不舒服，一会儿就好了。”说着话我便到了客厅。80多岁的老父亲在客厅的小饭桌上吃饭，也随声跟我说：“喝碗红糖水吧，暖暖胃。”娘不吱声，回身去了厨房。我脱了外衣坐在爹对面的椅子上，娘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们三人在客厅里拉家常，但不争气的肚子还是疼，我尽量不露声色。不一会儿，娘又去了厨房，把一碗热腾腾的姜汤端在我面前，说：“赶紧喝碗姜汤

暖暖胃！”

我接过姜汤，一股暖流从全身四散，眼泪差点流出来了。娘自己头疼脑热，腰酸背痛，很少麻烦我们，但总是把我们姊妹当成小孩子，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逃不出她的眼睛，我们每个人的艰难困苦都装在她的心里。几十年来，勤快麻利的娘，精打细算的娘，总是关心着家里每一个人的冷暖饥寒。即使疾病缠身，娘也不得清闲。

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盖房子，为了减轻在矿井里劳作的爹的辛苦，体弱多病的她取土、拉坯、上梁、走线，干着男人们都觉得累的苦活、脏活；为了让兄弟姊妹吃饱肚子，她带着我们挖野菜、钩槐花，换着花样把每月百分之七十的粗粮精细烹饪，让我们吃出了肉的味道，吃出了爱的甘甜；为了让我们穿得体的，只勉强上过三年学的她自学了缝纫和裁剪手艺，在那个每人每年供应一尺七寸布票的年代，她用她的一双巧手免费给邻里裁剪缝制。衣服的下脚料拼成了我们好看的

花被面、小褥子，省下的布票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兄弟姊妹穿得洋气、干净、温暖。到了冬天的晚上，一家人围在仅有的一个铁炉边，娘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们讲外婆给她讲过的传说。到了清晨，为了让我们姊妹暖暖地上学，娘早早起床做饭，然后把炉火调旺，爹娘一起把我们的棉衣、棉鞋在炉子上烤暖。别人家的孩子穿着露脚趾的棉鞋，穿着冷硬的窝窝头。我们姊妹却穿着温暖的衣服鞋子，喝着娘做好的热乎乎的玉米糊，吃着热气腾腾的玉米面花卷，或是香喷喷的槐花馅包子。那份幸福溢满了我们姊妹的整个童年、少年，再冷的寒风也吹不透爱的呵护。

如今，我已经六十又二，83岁的娘依旧不声不响地熬好姜汤端在我的面前。她只知奉献，从不抱怨，对我的爱一如当年。看着娘的满脸皱纹、一头白发，我在心中默念着：愿我的亲娘永远不老，愿全天下人的爹娘永远快乐，长寿安康。（作者系陕西铜川银行退休员工）